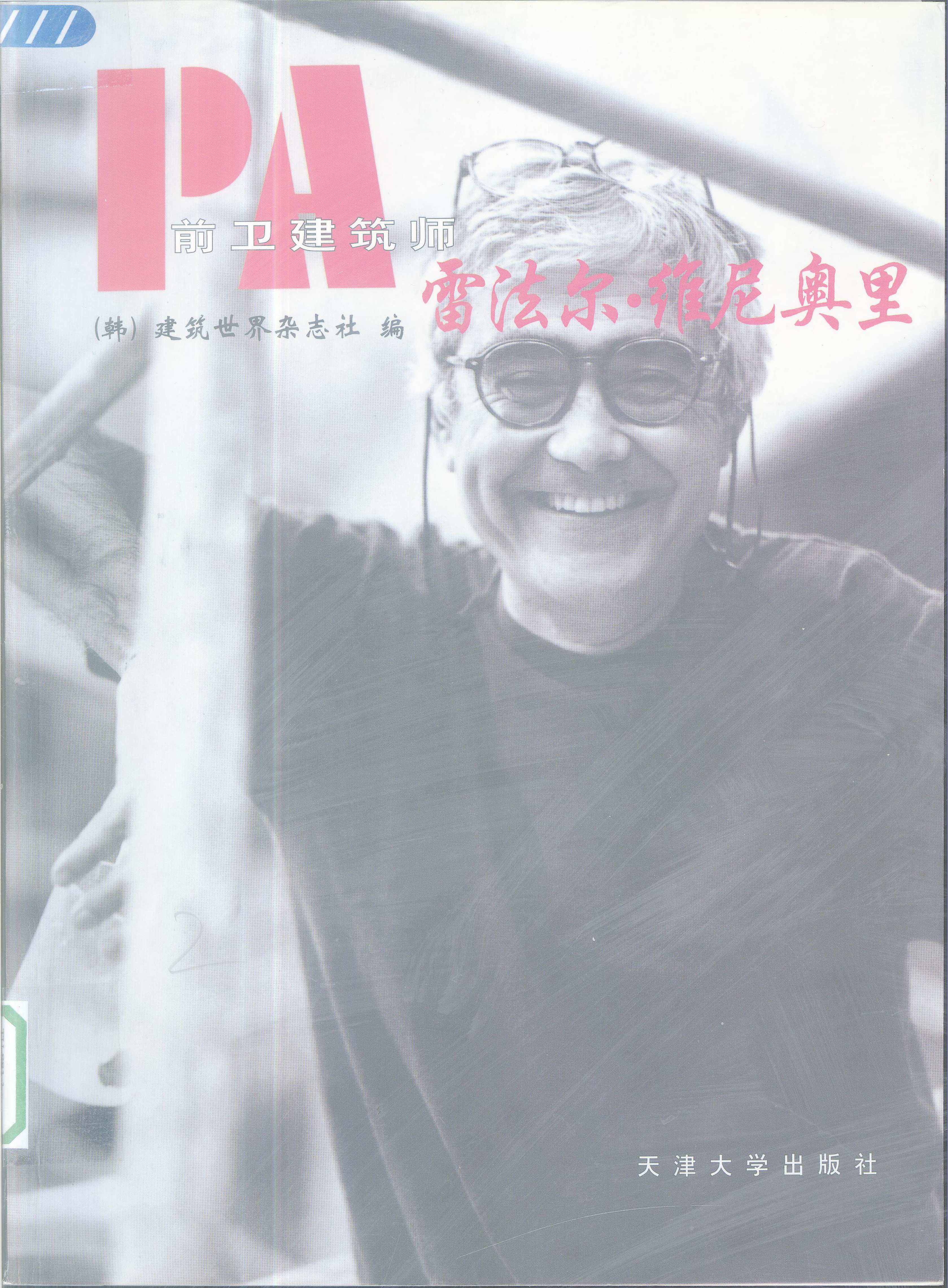
PA 前卫建筑师

雷法尔·维尼奥里

（韩）建筑世界杂志社 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TU-881.1
19

前卫建筑师

雷法尔·维尼奥里

（韩）建筑世界杂志社　编
水润宇　徐晓梅　张晓枫　译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2—2001—238

本书中文版由韩国建筑世界杂志社授权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以任何手段和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责任编辑 张津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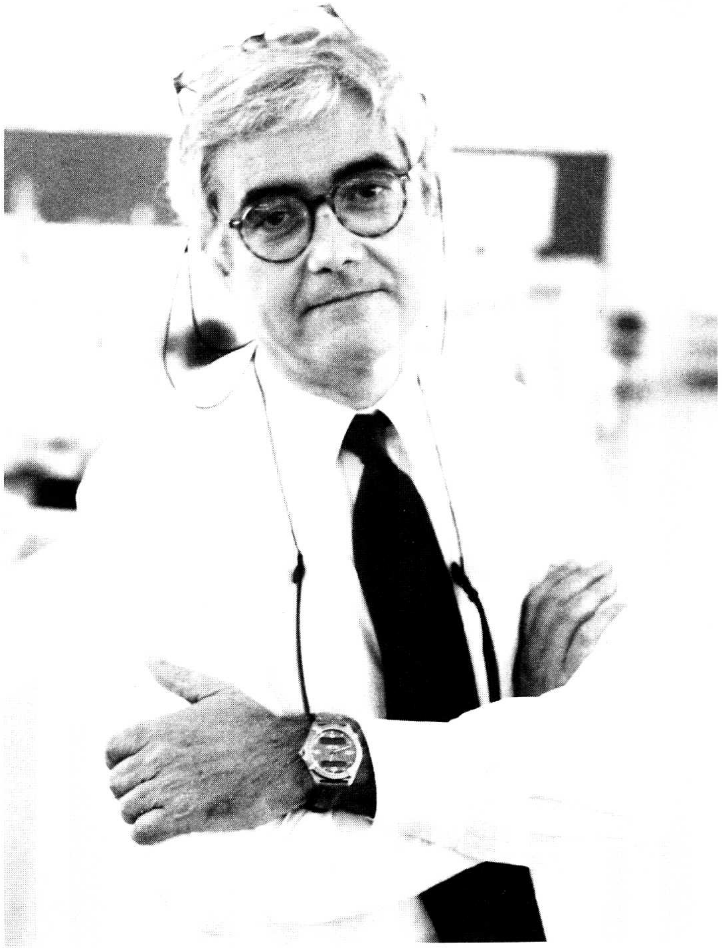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卫建筑师雷法尔·维尼奥里/韩国建筑世界杂志社编;水润宇,徐晓梅,张晓枫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1
ISBN 7-5618-1545-X

Ⅰ.前… Ⅱ.①韩…②水…③徐…④张… Ⅲ.建筑设计-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74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风和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　　刷 北京人教方成彩印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930mm×12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493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000
定　　价 98.00 元



雷法尔·维尼奥里

序　言

这套建筑师个人专辑之所以冠名为"前卫"，并非为追求时髦。我想其用意无非是想要强调在这一批建筑师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敢为人先"或"走在前面"的气质而已。

收录在这套专辑中的建筑师，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较大，既有早已去世的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地，也有目前正活跃于世界建筑舞台的瑞士建筑师马里奥·博塔及韩国建筑师柳春秀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勇于创新，不愿意模仿或重复他人。例如安东尼奥·高地，就不能简单地将他的设计归类于传统建筑或限制在某种明确的风格之中，也不能把他看成是某位大师的优秀追随者。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创作就是回归自然"的格言，被人们誉为用建筑表达思想的哲学家。即便是深受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大师影响的马里奥·博塔，也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缚，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地方传统，逐步形成了带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风格，使人感受到建筑的地方性特色的强烈感染力。

客观地说，由于建筑师本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风格的形成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如果仅仅只凭其一项或几项作品就对其做出评判，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只有将他们的主要作品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体性观照，才有可能建立起尽可能完整的总体印象，也才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及其具体创作活动的发展过程。这套个人专辑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便利。它并不只是选取这些建筑师最为人熟知的得意之作，而是汇集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多项作品，尽管其中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摸索痕迹，但却不会对这些建筑师的形象产生丝毫的影响，反而会让人感到更为真实。

既有建筑师本人的观点(论文、访谈或评介)，又有编年式的作品简介，是这套个人专辑所具有的一大特点，它可以使读者对建筑师的思想与作品在反复对照中加深理解，这是任何权威的评论都无法比拟的。

认识他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在境外知名建筑师即将越来越多地参与我国建筑设计市场竞争的形势下，静下心来，对国外同行的创作特点及其演化轨迹进行尽可能深入的了解，也许比浮光掠影似地"寻求灵感"或走马观花似地"参观考察"更有助于学习建筑的真谛，看清目前存在的差距，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也正是这套个人专辑的价值所在。

是为序。

杨昌鸣

识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文　章

1　访谈录

9　设计草图

作　品

30　阿根廷工业协会办公楼

32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银行雷蒂罗分行

34　阿根廷 CASFPI 办公大楼

36　阿根廷 Aluar 住宅区

38　阿根廷彩色电视制作中心

42　纽约三号街 900 号

46　纽约曼哈顿大厦

50　纽约 John Jay 犯案研究院

54　纽约利曼学院体育教学设施

62　纽约女王博物馆的改建

68　康涅狄格州劳伦斯别墅

72　纽约劳伦斯别墅

84　新泽西州 William Paterson 学院教学楼

90　东京国际文化信息中心

120　纽约布朗克斯法院

126 纽约罗杰·威廉斯酒店

128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体育场

142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图书馆

146 韩国三星文化和教育中心

设计方案

158 华盛顿市国家二战纪念建筑竞赛

164 纽约哥伦布环

168 纽约国际气象预报中心

174 密歇根州冯·安德鲁教育与医学研究所

176 纽约伯纳德和格罗里亚萨利克分子细胞生物研究中心

180 阿根廷 Fortabat 博物馆

184 费城地区表演艺术中心

192 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

196 纽约布朗克斯法院综合楼

200 宾夕法尼亚州大卫·L. 劳伦斯会议中心

附　录

211 人物简介

212 年表

访谈录

时间：1999年8月26日
地点：雷法尔·维尼奥里建筑事务所
人物：雷法尔·维尼奥里，Kyung-Won Seo（PA编辑），Jong-jin Kim（PA美国负责人）
记录和翻译：Jong-Jin Kim

近来，当代建筑师越来越具国际化。现代城市在各种国际环境和力量下形成，建筑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全世界的工程。在任何地方，如果有一栋新建筑，就会有赞美或批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国际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就会招来不同的评论。然而，这种情况会导致原有建筑与新建筑间的紧张。新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建筑的延伸，不论其是否有意义。你生在拉美，长在纽约，也是一位面临这种处境的国际建筑师。东京国际论坛是使你名扬世界的第一个主要工程。对于本月竣工的汉城三星文化教育中心已有不少评论。我们（PA杂志）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通过国际建筑史与本地（韩国）建筑师的对话来回顾你的建筑思想和观点。

PA：让我们从你的童年谈起吧。能不能讲讲你的成长背景？从出生到大学。

维尼奥里：我出生在南美的乌拉圭，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是南美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文化背景。我的父亲是乌拉圭国家歌剧院的负责人，与许多音乐家和剧院有工作接触。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院工作。从一开始，我就接触到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我的母亲是数学家，年轻时学过两年建筑。我的童年第一时期就与艺术有紧密的接触。

我早年在进入大学前，对音乐很有兴趣。通常，这时决定你的职业生涯早了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作出学习建筑的决定对我是很困难的。

这个决定受我母亲的影响不大，而是受到比我年长的一些朋友的影响。所以我与这个专业的接触较早，大约是在16、17岁时。我想可能是20世纪40、50年代西班牙文化时期。这对我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我这样的艺术家庭环境在那时是很难有的。

PA：你的家庭讲什么语言？

维尼奥里：我们家中讲西班牙语。有一个时期，我父亲要在巴西工作，我们迁居到巴西两年，并在那里学习了葡萄牙语。

PA：你能不能讲讲你是如何开始学习建筑的？是否有什么特殊意图？

维尼奥里：我母亲曾学过建筑，不少家人的朋友都从事与艺术和建筑有关的工作。我总觉得我与建筑这一行的距离很近。与音乐相比，当一名建筑师更稳定，也更保险。这要比从事音乐安全得多。从事音乐就要不停地与他人竞争，除非你已站到了最顶峰。这种较经济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对我来说很客观。我觉得这是个奇怪的游戏，在社会所接受的事物与你想做、你能做的事物间作出抉择。

我想我更倾向于效率。当你考虑到教育的问题时，这就更具有说服力。在基础教育阶段，整个的人类活动领域并没有被勾绘出来，我想正是这导致了不同，也许这只是我的个人体会。人们决定他的兴趣时往往处在没有这类教育背景的环境下。建筑与设计总的来说不属于任何教育体系下的某一学科。

PA：对于一个建筑师，他的第一个工程就像他的初恋，永远铭记在心中。你的第一个工程是什么？或者说你从什么工程开始了你的建筑师生涯？告诉我们有关的设计背景、过程和你的情感。

维尼奥里：我进入大学后，有一个木制品车间的设计竞赛，是一栋独立建筑。这是一栋真正的建筑，也是一栋很小的建筑。我赢得了这场竞赛，这是我设计的第一栋建筑。尽管我已经找不到它的图片，但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工程。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约是1962或1963年。大环境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60年代的阿根廷，高贵典雅，一个都市化、国际化的城市。我非常清楚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建筑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的理论。所以这栋建筑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一系列将在车间处理的材料的流程。

这栋建筑的结构很简单，是一个带腿的四边形，在两腿间是入口和天窗。想想看，我那时只有18岁。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能做到这样很了不起。

PA：能不能讲讲你创建建筑工作室和与另外5个伙伴一同工作的时期？

维尼奥里：那时，我遇到一个年轻人，比我大20岁。他是一个出色的绘图员，原是一名意大利的泥瓦匠，曾在许多工地工作过。他介绍给我一些建筑师团体，大都年轻并充满创新精神。

我们没有任何工程，所以从一开始就一道工作参加竞赛。我们没有组织机构，到我们第一次赢得康普顿竞赛时，就已经基本奠定了我们的工作室，其中包括几名教授和比我年长的学生。在第一个工作室

成立时有6人。1968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军事干涉，那时我们已经毕业，通过参加设计竞赛获得了更多的工程。自然我们有了一个事务所式的组织机构，彼此协同得很好。事务所中的其他人大都比我年长12或13岁，有着不同的经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伙伴。这个事务所不是那时国内典型的事务所形式，我们没有家庭关系、资金和其他事务所有的可以启动项目的关系。但是，就像在欧洲，重要工程必须通过招标进行，我们正精于此道。

PA：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移民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作为一名建筑师植根在美国，你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维尼奥里：我32岁时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后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一大堆有关1970年世界杯相关设施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两个体育场和国家电视中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没有外界的干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在设计完成时，有人在阿根廷找到一些工程，如市政银行之类。这些工程都载在《美洲进步建筑》上。

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在这些工程完成后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我去了，那时我几乎不会讲英语，就又回来了。但当我回到国内时，我意识到国内的局势可以说是专制主义。我心中的道德观和身边的现实无法建立任何联系。我的结论是无法在那里当一名建筑师。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如果我还有思想，就不能再沉默下去。

PA：你如何在美国，一个与你以前所处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扎下根来的？

维尼奥里：这很困难。我认为在这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在专业方面，而是个人方面。我相信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从一个文化环境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从未见过的文化环境。这对我充满挑战。我初到美国时，没有任何工作，也不认识任何人。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正处在谷底。我开始组织一些老客户，也包括欧洲的。

我总是有很强的做某事的意念，并且幸运的是这个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PA：有没有什么建筑师或建筑流派对你产生过影响？

维尼奥里：有的，但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回顾以往，当你跨越某个点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堆工程。建筑学的思想和态度与你所能认识到的密切相关，有形的和无形的。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无法列出一个名单。不过，我对 Alto 和 Mies 很有兴趣。

PA：你对建筑学的兴趣在哪里？

维尼奥里：(笑)嗯……我想从理性的方面讲，我喜欢典雅的感觉。我常想，除了纯粹的审美过程，还有永恒、世俗以及社会与政治。我想这就是建筑物的内涵。这正是所缺失的，尽管不是很多，但也时常有。这种看法总被认为不太清晰。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你所想的就是你所表达的。你为什么建造和你建造什么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一点难于否认。我想，作为建筑师，你所做的是教育的一种形式。你实际上把含义与意图埋藏于建筑中。一件东西使你产生的特殊感觉难于言表。

PA：你设计过许多私人住宅吗？

维尼奥里：是的，我设计过许多住宅，在这里也设计过几个。我不认为住宅是用来试验的。依照你对"试验"的理解，每个工程不都是一个试验吗？私人住宅有时相当复杂。我认为住宅相当有趣。

PA：你近来有没有住宅工程？

维尼奥里：我刚为南美的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和我自己设计了住宅，现正在建设中。

看来你们对大工程更感兴趣，比如城市综合中心。我也喜欢大工程，因为它们更具社会和政治空间。公共建筑有许多私人住宅没有的内涵，并且还要受到许多社会条件和因素的制约。

PA：你认为私人住宅是一名建筑师最后的目标吗？

维尼奥里：不，我不这么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一栋建筑除了为人遮风挡雨还有更广阔的意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PA：尽管这是很特别的问题，我还是要问。钢琴（弹钢琴）对你有什么意义？

维尼奥里：从个人观点讲，这有巨大的心理效果，但这很难说清，因为它太抽象了。

对于音乐，优秀的准绳无可辩驳。也就是说，如果优秀，在每个人面前都是优秀的。它不像其他艺术形式和建筑学含糊不清。音乐给人注入巨大的力量，它与情感具有最清晰的关系。

我认为音乐在审美中最为纯洁。它不仅是一种超脱，也使你明白更多的事情。

PA：你的妻子迪埃娜对你有何影响？

维尼奥里：（笑）她是个相当重要并且有影响力的合作者，高贵优雅。这正是我所倾慕的品格。她不是一名建筑师，但她十分具有创造力并且敏锐，对我和我的专业非常具有影响力。

PA：建筑是通过主动的参与达成与原有环境的和谐的过程。近些年，你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从拉美、北美到亚洲各国，如日本、韩国。那么，你怎么协调建筑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在你的设计中，你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原环境？

维尼奥里：对于外国文化，你要努力把自己融入到其社会环境中。你会开始理解，这对你有巨大的启发。在你之外的世界的差异没有那么大，但由于你的个人背景，你的想法是那么的根深蒂固。一个人的世界观的确是习俗的产物，99%如此。

所以当你经过了体验而发现自己已经有了变化，不再那么顽固了，你也为迎接事物的变化做好了准备。这对你理解不同的环境大有好处。如果你既懂得尊重又善于观察，你就能把握差别的度。

PA：请讲讲东京论坛的设计背景。你从泛美航空公司的标志中得到灵感，并且你本人有日本建筑师执照。通过CAD管理，你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工程的主题是公众意识。

维尼奥里：从工程场地一确定我们就试图参与。场地呈怪异的几何形状。在竞赛期间我退出了竞赛，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星期。在飞机上，我看到泛美航空公司的标志，它给了我一个清晰的参考，以不同半径的弧形的连接成为一个大的空间。对于我，这是出于对设计的巨大的兴趣，并且是非常幸运的一刻。

我想这种联系是一种建筑的本质，它已经超出了实用计划的范畴。这个建筑所具有的公认性在计划中是找不到的，只能靠理念。

我不得不前往东京说服他们，我可以参加建筑师考试并设立一间事务所。后来，我参加了考试，成了一名在日本注册的建筑师。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个过程我们通过因特网和电子邮件得到了很大帮助。

PA：你在设计过程中极为敏锐，思路缜密并有逻辑。你怎么做到的？你可以用一个实例来解释，如东京国际论坛。

维尼奥里：我想这与设计过程的想象力有关。当你理解到音乐中的抽象和运动层面时，建筑设计中的现实层面就会变得略为具体和清晰。这样，整个设计思路豁然开朗。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许多其他难以理出头绪的东西。对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工程，我先试着提出一些不但我，其他人也能理解的问题。我想问题就是意味着解决。你必须明白正在做什么，你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设计的第一步。我认为，丰富的想象力会给人带来极大的信心。对我来说，定义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理念非常重要。建筑不是雕塑理念，不是社会理念，也不是叙述理念，而是要通过建筑本身表达一种观点。它很独特。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关注对象，你可以借助它建立概念模型，并为你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在这一刻，如果你没有把所有这一切整合成一件东西的能力，你就不会创作出什么。

PA：你的设计中结构创新很突出，有时由于材料使用得夸张，被认为材料使用过于铺张，你对此怎么看？

维尼奥里：我想，你是通过结构和体系把材料组织在一起，建起建筑，对吗？没有一件建筑材料是独立的。你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采访我。我不知道这种批评从何而来，但我认为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去掉一切可去掉的。如果这种论调是针对东京论坛的，那么实际情况是与奢华正好相反，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资金上。

当然，我们得知道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如果这个论点来自一位工程师，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来自一名建筑师，我想知道他对此到底知道多少。铺张首先是造成浪费。这都与设计道德有关，你为什么设

计？有些人对此漠不关心，这就是铺张。我认为，我们所做的就是通过理解把所有的东西组织起来，无论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逻辑。

PA：在东京国际论坛和汉城三星文化教育中心中，长形结构很有特色。这种在以垂直高度为主的城市中强调水平的设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

维尼奥里：我想，对这两栋建筑，垂直和水平不仅与建筑形式有关，也与比例有关。没有什么特殊理由要在城市中突出水平的建筑。在设计过程中，艺术的规律自然构成了建筑的线条。这最终构成了建筑的外形。

PA：请讲讲三星 Jongro 大厦的设计背景。（这是一个改建工程，原设计 Elebe Vecket）

维尼奥里：这是一个老建筑改建，原设计 H.O.K，是个竞标工程。业主的意图是不仅要改善建筑，还要改善公司形象。我从第一阶段就认为，建筑早已是定型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其性质，而是重新解释它。

PA：尽管三星文化教育中心的外形和材料的使用引起争议，被批评过于铺张，而建筑的主要特点是醒目的。按你的说法是智慧的表达，你怎么解释？

维尼奥里：从一开始，这栋建筑就有问题。我想场地周围的环境是朝鲜战争后军事规划的产物。场周围两栋建筑破旧不堪。在汉城的这个角落，缺乏理性及地方与文化味道。这和日本的情况不同，比如缺少传统与现代间冲突的力量与共存。

但我想这给了这个国家以生命力，也是这个国家在多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这个环境不适于培养传统价值。我想这个国家的生命力是和传统价值、现代政治与商业环境间的共存紧密相连。

不同于在东京，佛教与进取的商业主义并行不悖，韩国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冲突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商业方面。

PA：三星文化教育中心的前立面细节似乎是受到东京国际论坛的影响，特别后面的折板像是日本传统风格的现代应用。你认为日本和韩国建筑背景间有共同点吗？

维尼奥里：不，我从没有这么想，日本文化与水平格局没有关系。文化的含义要比这深刻的多，不仅是一个文化元素。我无法想象可以这么简单表现一样东西。把整个亚洲当成一个整体，并有着同样的文化，这是典型西方人的观点。你要在这里生活才能体会它们的不同。发现不同文化间的不同很不容易，也很重要。

比如，公开和私密的定义及二者的共存方式，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你必须对它有准确的理解。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工作，你得理解那里完全不同的文化。

PA：这个问题是关于韩国的，你个人对韩国建筑有何看法？

维尼奥里：我想它过于受到消费形式的影响。以我在韩国的经验，问题在于专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的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垂直组织形式把所有工作交由一个大的合作组掌管。这种形式把所有工作分解，造成质量水平低。我相信韩国拥有有才华的建筑师，但我不知道韩国现在的建筑环境是否需要更多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现实主义。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缺少的是建筑的概念和创新建筑概念的挑战性的教育体系。

PA：你觉得韩国作为一个客户如何？

维尼奥里：从我的经历看很好，各公司在开放和行事方面的要求合理。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我指的是商业方面，他们总想从自己的立场上对工程加以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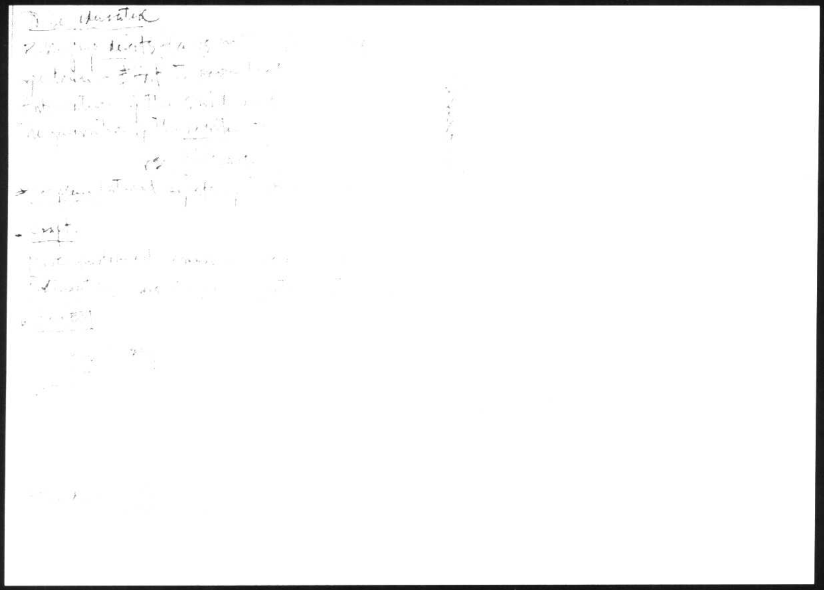
PA：最后，在未来你有什么特定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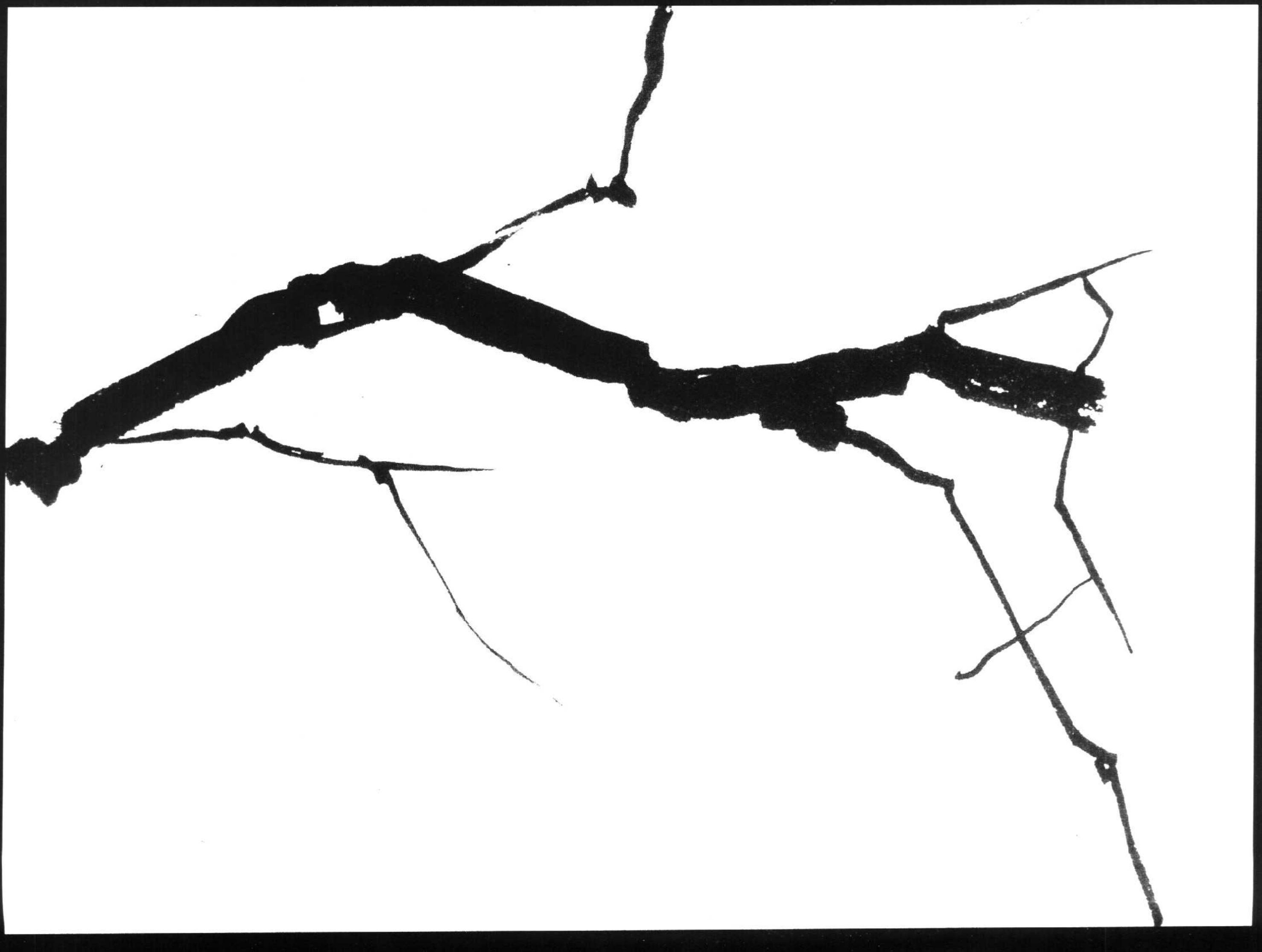
维尼奥里：我已走过生命中个人和专业的几个时期，我想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能以更大的力量攻克一些问题。我想，选择作为一名实践建筑师的理想与对知识的尊重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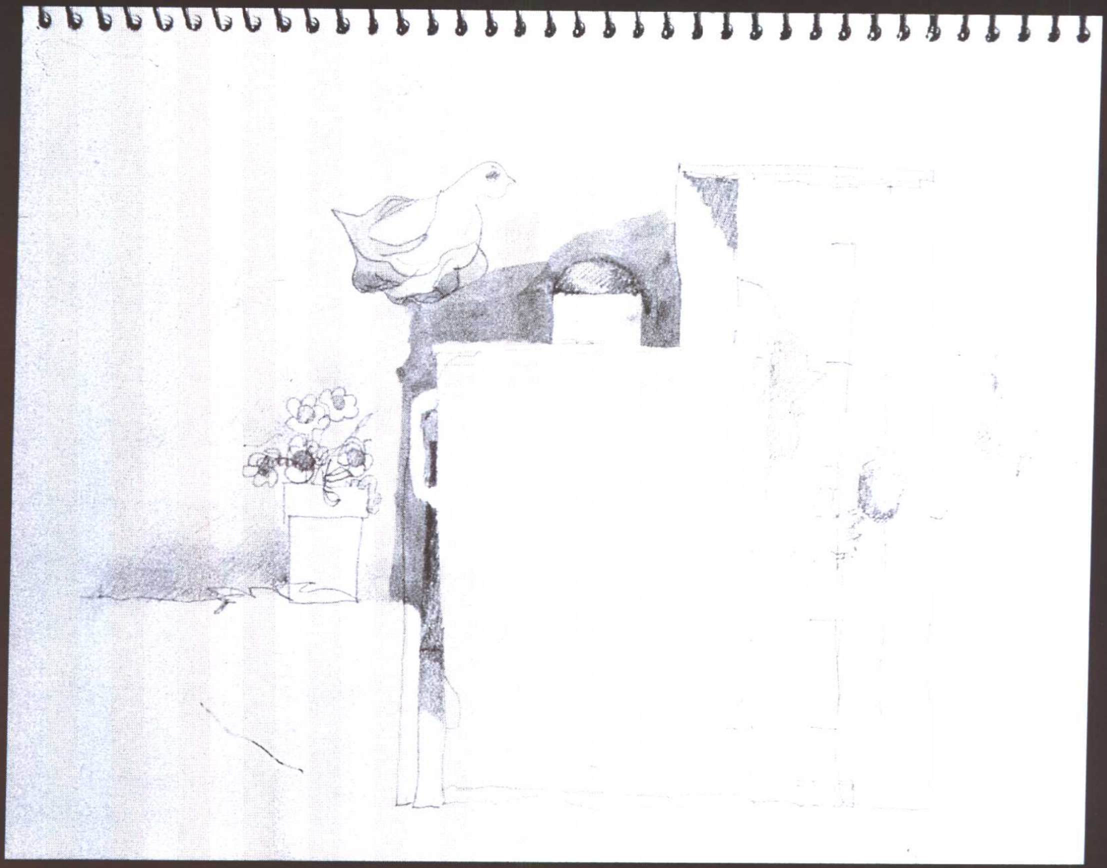
我们在知识的基础上以一个更稳固的方式解释问题，对现实世界的完善作出贡献，这是建筑学美妙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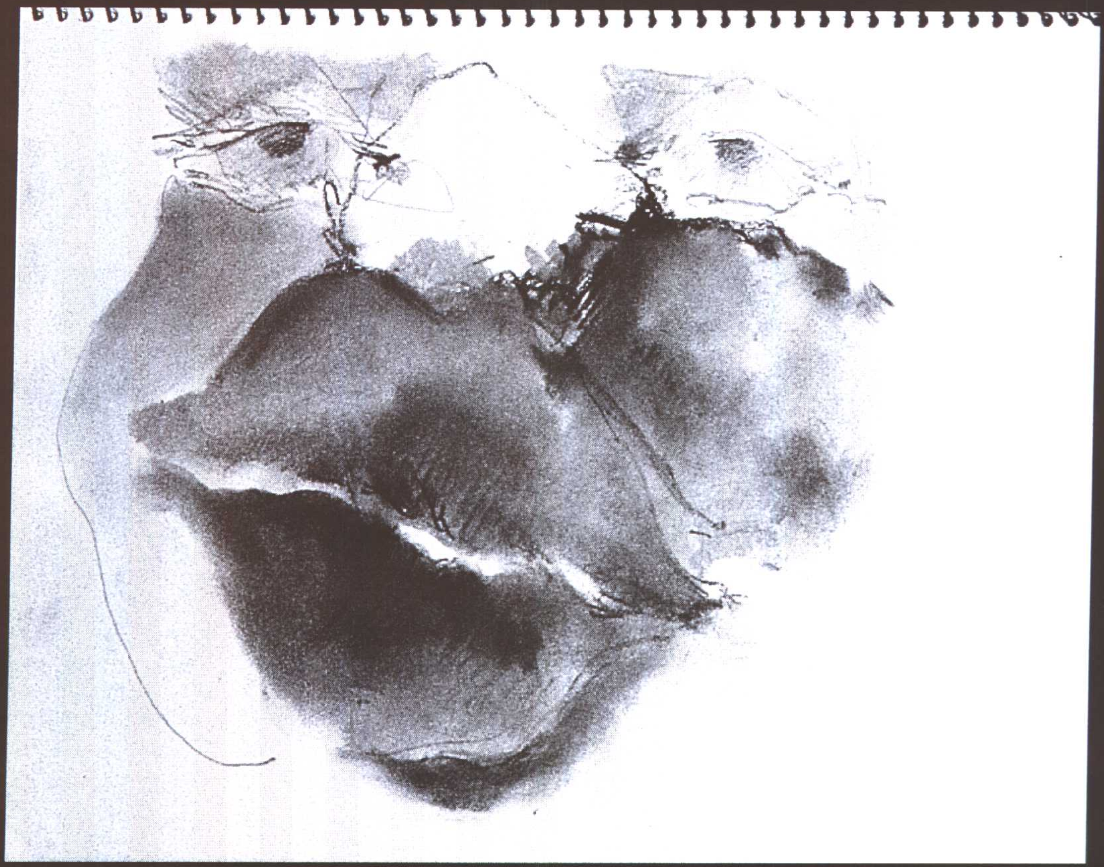
PA：非常感谢。

设计草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